

韩石山  
著

# 边将

三代人的  
屈辱与辉煌  
几十年的  
沉寂与张扬



中国出版集团  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边将/韩石山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8.12

ISBN 978-7-5559-0747-3

I.①边… II.①韩… III.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73250 号

## 边将(BIAN JIANG)

---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 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 
邮政编码 450011  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  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 
纸张规格 735 毫米×1040 毫米 1/16  
印 张 29  
字 数 494 000  
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4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2527860

# 序

明代嘉靖年间,国力还行,朝廷上下头疼的,是边患。南边有倭寇的劫掠,北边有蒙古人的侵扰。直到隆庆和议,北边才平静下来。

本书所写,就是这期间,北部防线上,一个边将家族的故事。恩怨情仇,金戈铁马,聚散变幻,一如天际的行云,最终归于乌有。

四五百年前的情景,要一一指实,诚为难事。好在有明一代,公私著述,存留甚多,据以推勘,不难得其大概。山川地理,尚存其形,风土人情,未变其质,据以描述,庶几还能肖其形声。

这只是作者的心愿。心愿与事实,总会有些差距,但愿不会太大。

作者 2018年9月24日于潺湲室

# 目 录

序 / 1

第一章 马营河堡 / 1

第二章 右卫城 / 40

第三章 筹边堂 / 75

第四章 御河湾 / 109

第五章 墙子岭 / 129

第六章 清风阁 / 158

第七章 宝宁寺 / 178

第八章 荷叶坪 / 211

第九章 独石口 / 228

第十章 多福巷 / 273

第十一章 白登山 / 310

第十二章 虎头坡 / 341

第十三章 晾马台 / 378

第十四章 黄河浪 / 407

第十五章 忠节牌坊 / 432



第一章 马营河堡

## 第一章 马营河堡

—

唐人诗句，秦时明月汉时关，可解作秦时的月光，照在汉时的关上。也可解作，汉时关上的月光，跟秦时的一样古老。

朝代，不管怎样变换，月光，仍是旧时的月光。

明朝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初三，子时到寅时，就是这样一个流泻着旧时月光的，平平常常的夜晚。

右卫城里，杜家的院子，也跟往常一样，安安静静。

寅时三刻，东厢房炕上的杜如桢，醒了过来。

是院里一阵响声，惊醒了这个十三岁的孩子。

侧过身子，瞅瞅窗户，支起的窗扇，夜里没有落下。从窗扇跟外墙的夹角间，能看见灰蒙蒙的天幕，一钩残月，几点星辰。他是斜躺在炕上的。知道响声缘何而起，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就是不想动弹。最好的睡眠是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古往今来，应该都一样。



想再睡一会儿,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十三岁不是一个能沉得住气的年龄。

睡不着的时候,耳朵格外灵光。

先前的响声,过去了。窸窣窣窣,有脚步声由远而近,先还急急如赶路,快到门外,又迟缓起来,像是抬高了步子,前脚落稳了,后脚才抬起。到了门口,又没了声儿。会是谁呢?他想着,若自己是一位古代的侠客,此时抬手一个飞镖甩了过去,门外定然啊的一声惨叫,接着咚的一声,一个盗贼便倒身在地。

啪啪,门环响了两下。

“三少爷,该起来了!”

沙哑的嗓音,车夫老张。

竟将个子矮小的老张,当成了盗贼,想到这儿,不免有些失望,也有点好笑。镖是不用甩了,这响声连同这喊声,在他的头脑里,迅即连成两个七字句:“紧叩门扉轻声喊,老奴扰我好睡眠。”所以有此捷智,不是近日背诵唐诗多,全是一连两个晚上,去南街听读书,那带着锣鼓点的七字唱词,跟羊蹄子似的,在脑子里踩个不停。随便来上七个字,都能合了那个点儿。昨晚回来,原本就迟了,又让父亲叫到后院训了一顿,躺下就更晚了。明明瞅见窗扇未落下,一伸手的事也懒得去做。若是落下,此刻就瞅不见窗外的残星晓月了。

“三少爷,老爷叫你快起来。”

门环又响了。

“知道了,烦人不烦人!”

话是这么说,还是坐了起来。不是多么乖巧,是今天的事重要。怠慢了,对不起那个自己喜欢的人。

下了炕,一面系着偏襟的襟扣,一面拉开门闩朝外走。

院子里的月光,如同一泓清水漫过,似乎还泛着粼粼的波纹。北头台阶上,老张正弯腰挑起箱笼。明白了,最早惊醒他的,那样沉闷的一响,乃箱笼的落地声。老张是放下担子,叫了门,再返回去挑担子的。经过他跟前,又叮嘱一声:

“老爷让你过后院一下。”

说罢,下了院心的台阶,朝门口走去。院门敞着,能听见骡马脖铃的响声。想来出行的轿车,已停在门外的空地上。个子矮,脚步急,快到门口了,后面的箱笼,磕着照壁



的转角,一个趔趄,差点儿摔倒。如桢看见,心想,这老汉,天还没有大亮,急个啥嘛!

襟扣还没扣好,一阵凉风吹来,由不得打了个喷嚏。

“小心着凉!”

扭过脸,二嫂到了跟前。

二嫂王氏,名慕青。年方十七,比他大四岁。两家乃世交,没过门是姐姐,过了门,就成了嫂子。端午后三日过门,不满两个月,还是崭光新的新媳妇。崭光新这个雁北土语,用来形容二嫂,最是贴切。脸庞光洁,脖颈光洁,想来通身都是个光洁。过去两家常来往,见面不是个事儿,也没有觉得这个慕青姐姐,多么的鲜亮。似乎结了婚,脸皮也薄了,里面的血色,洇出来化为红晕,还带上了光彩。

今天是二嫂父亲的生日,其父王守斌,驻守马营河堡,母亲跟上去了,要拜寿,只好去马营河堡走一趟。昨天晚上,如桢去见爹,爹说了,二哥跟上守备官王德,去了大同,不能陪媳妇去拜寿,让他这个小叔子,陪上走一趟。

二嫂像是早就起来,已打扮停当。脖子上拢着纱巾,说话的空儿,提起掩住口鼻,看去只有黑黑的眉毛,亮亮的眼睛,直溜溜的鼻梁。月光从侧后照过来,面容有些模糊,高高的发髻,衬着耳际的轮廓,越发地俏丽。对视了一眼,二嫂不再说话,眉毛挑了挑。忽然之间,如桢觉得身上一热,心突突地跳,有种荒野遇见鬼魅的感觉。

他还愣着,二嫂揉了揉他一下。

“洗漱呀!”

“噢噢!”

转身回到屋里,二嫂也跟了进来。

“妈在后头忙着,我给你梳头吧!”

这才明白,二嫂跟进来,是要给他梳头的。

三下两下洗罢脸,过去坐在桌前的杌子上。

二嫂站在身后,解开束带,且不用梳子,一手托在下面,一手拢在上面,叉开指头,捋下去又上来,捋下去又上来,捋顺了,才拿起梳子,绕着额前的发际,转着圈儿,一遍一遍地梳起来。

先还端坐着,没多一会儿,由不得就往后靠靠。后肩胛骨,似乎抵着个什么软软的物件,由不得就蹭了蹭。二嫂觉察到什么,动动脚步,感觉离开个缝儿。他呢,刚待了会



儿,又靠过去。这回二嫂没动脚步,身子稍稍侧了侧,抵住他的肩胛骨。

年岁的大小,全看你跟什么人在一起。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,由不得就会大了起来,跟喜欢的人在一起,由不得就会小了些。自从二嫂过了门,什么时候在一起,如桢都觉得自己是个孩子,会撒个娇什么的,就是让二嫂训上一句,心里也是喜欢的。这样想着,身子又动了起来。

“别往后靠了,小心跌下来!”

原来二嫂抵住他,是怕他后仰了。

说过这话,二嫂不再抵住他的肩胛,腾出左手,搭在他的左肩上。这感觉,让他心里越发地快活。心这个东西,一快活了,就会生出新花样儿。怎么脖子那儿痒痒?伸出右手,挠了挠。挠过脖根,怎么肩头也痒痒?往外移移,再挠,却挠在了二嫂的手背上。

二嫂的身上,这个好,那个好,他的感觉是,手指头最好。河南来的说书的,说起美人来,总是面如桃花,手如削葱,早先听了也就听了,从没往心里搁。二嫂的手指,是过门后头一回,在一个桌子上吃饭,离得近看见的。啊,他当下就惊呆了,真的是像小葱的葱白呢。

“老实点!”

二嫂抽回了手。

“我痒痒嘛!”

“你痒痒,挠我的手背就不痒痒了?”

静下来,又嗅到了一股温热的香气。

他知道,这是二嫂身上散发的,淡淡的,又是清清的,似有若无,闻了还想闻。不像是个味儿,倒像是个吃食,到了嘴里是脆的,嚼起来又有筋道。

此刻,梳好了,该绾头顶的结子了。束发的丝带子,要从前面绕过去,这样一来,二嫂的手腕,就在他的额头前来回扯动。窄窄的袖口,绣着花边,在眼前晃来晃去。那香味儿,像是从袖口逸出来似的。耸耸鼻梁,使劲儿吮着,心里想的,嘴上就问了出来。

“二嫂,你脸上抹了什么?”

想的是那儿,问却要从这儿问起,不是故作狡诈,是天赋的才智。他知道,女人的袖子里头,是不能轻易问询的。

二嫂笑了,似乎感到这个小叔子,动了什么念头,却不明说。



“没有呀，刚洗过脸，盘了头，爹让过来叫你，说是怕老张忘了。”

他又问，是不是身上喷了香水？二嫂仍说没有，他说，这就奇怪了，那你身上这股香味，是哪儿来的？二嫂反问，你说是哪儿来的？他说，我看呀，是你身上就香。二嫂停住手，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脸，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，你的袖口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我觉得有股香味，像是从袖口里逸出来了。说着扳过二嫂的手腕，鼻子凑到袖口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啊呀，好香！”

“你呀，比你二哥还坏，不给你梳了！”

实际上，这个时候，头上的结子扎起，也就该走了。

“别走别走！”

说着扭身，扯住二嫂的衣襟。

“那你得保证，不在我跟前鬼说溜道的了。”

“我保证，我保证。”

临走，大概是感到这个小叔子太可爱了，二嫂在他脸蛋上拍拍，叮嘱说：

“好兄弟，香不香的话，可不能在旁人跟前说啊！”

“那自然，就咱俩知道！”

这话没轻没重，惹得二嫂也笑了。

如桢站起，将杌子推到桌子底下。回过身来，正与慕青脸对着脸，二嫂扳过他的肩头，看似端详结子束得怎样，却分明能感到，是在看他的眉眼。

二嫂出了屋门，他也跟着出去，朝后院走去。

前后院之间，是个过厅，跟后院正房一样，也是三间。两边隔开，可以住人，家里人叫客厦。当中一间，北墙开了门，成为过道。正房三间，东间隔开，是爹妈的卧室，外面两间敞通，是家里的大厅。

大厅里，八仙桌上，点着一盏麻油灯。爹坐在靠卧室这边的太师椅上，看神色像是有些不耐烦了。走到跟前，不等问安，爹先开了口：

“桢儿，该说的话，昨晚都说了，只是要告诉你，二嫂去了，住或不住，随她的意。你呢，三天头上就回来，不敢耽搁了学业。”

一旁，母亲问他，见了二嫂的父亲，可知如何称呼？他真给问住了，嗫嚅着说，也叫



爹吧。母亲笑了,说你二哥叫爹,你怎么可以也叫爹?叫大爷?他说。母亲说那主儿,比你爹还小两三岁呢。他说,知道了,叫叔叔。母亲说,这就对了。爹说,那人好体面,你就叫他将军吧,姓王,王将军。

说话间二嫂进来了。瞅了一眼,觉得灯光下的二嫂,冷艳之外,又平添了几分妩媚。爹起身踱了几步,特意叮嘱儿媳:

“路上要看住桢儿,不要让他纵马乱跑!”

## 二

动身时,天已大亮,不冷不热,正是赶路的好时辰。

一行车马,也还轻快。两个家丁,一人一马,在前引导。慕青的轿车,驾辕的是匹骡子,皮毛黝黑,拉套的是匹马,火蛋儿一样的红。车夫老张,手持长鞭,坐在车篷外面,辕盘的角上。早上担出的食盒,捆在轿车的车尾。

如桢一身新装,骑匹白马,跟班家丁,名叫赵升,牵着马紧随车后,不时又窜到车旁。

这赵升,在杜府的家丁里,要算个聪明伶俐的,父亲特地挑来服侍如桢。要说毛病,可不能叫少,最大的一宗是贫嘴。有话三箩筐,没话箩筐三,世上没他不通晓的理,没他不知道的事。这毛病,遇上别人会泼烦,遇上如桢只是个喜欢。喜欢归喜欢,脸上却不显露,多会儿也像个小大人似的,嘴角儿抿得长长的,面皮儿绷得紧紧的。实在憋不住了,扑哧一笑,全露了彩儿。

两人相互间的称呼,也异于别的大户人家。赵升给如桢叫三弟,如桢给赵升叫升哥。不是如桢多么懂事,全在知书达礼,家教严谨。用祖父的话说,大户人家的孩子,小时候要的是谦恭,大了自有大了的规矩。祖父杜俊德,是右卫城里有名的绅士,也是最大的财主。

刚说完个什么事,没走几步,赵升的嘴皮子又痒了。

先叫了声三弟,接下来说,咱们王大人,不知是白毛沙眯了眼,还是跌进苍头河里,脑袋进了水,右卫城里的尉官,当得好好的,不在卫城里享清闲,偏要去马营河堡那么个烂堡子,当个什么守备官,太不上算了。他不上算没什么,害得咱们又是骡子又是马的,



起五更睡半夜,跑这么远路给他上寿,你说亏啊不亏!

赵升说的王大人,正是二嫂的父亲,大名叫守斌。

升哥说起什么,一说就是一长溜子,这本事,如桢很是钦佩。看看前面的轿车,落下一大截子,估计二嫂听不见,也就没有阻止。

赵升说的,还真不能说是胡诌。二嫂的父亲,调任马营河堡守备,确实是在二嫂与二哥定亲之后,人都说使不得,王守斌拗住这股劲儿,非去不可,说待在右卫城里任闲职,把人都废了,再不去前沿卫所历练,还叫个军官吗?

“王大人能有这样的升迁,全是大帅府里的人,看了咱们老爷的面子。可这升迁——”

“是调任!”

前面的轿车帘子一掀,二嫂探出半个脸来,朝着后头,狠狠地喊了一声。

如桢以为这下赵升该闭嘴了。错了,赵升似乎更来劲了,像是先前的絮叨,全是为了招来慕青的这一声呵斥。

“对不对,是调任。可这调任也太冤,好好的所尉不当,调到马营河堡当守备,图个啥嘛!所尉嘛,官是不大,营盘在右卫城里,一年只有防秋当紧些,平常时日,要多悠闲有多悠闲。这倒好,当了守备,老婆也得跟上去,多遭罪啊!”

如桢听着,觉得不无道理。又一想,不是他的老婆跟上遭罪,普通军士,连这个福也不能享。

“哎,我说升哥,在前沿军堡,军士不准带家眷,怎么一当守备,就非得把家眷接过去不可?一边孤苦伶仃,一边夫妻热乎,多不仁义啊!”

“这就是你当少爷的不更事了。军士不准带家眷,是要让拼命打仗没牵挂,守备带家眷,是要让与城堡共存亡,城堡破了,不光你要死,老婆也要跟上让胡人杀死。朝廷这用心,也真够黑的。”

“升哥,轿子远了,咱们快点跟上去。”

赵升扭身,用缰绳头子,在马脖子上一抽,白马往前一蹿,轻快地跑了起来。待追上轿车,二嫂掀起轿帘,探出头来,朝后面说:

“赵升啊,你躲在后头,调教三弟啥坏话哩,回去我告诉老爷,不剥了你的皮才怪哩!”



她那么咬牙切齿地说，赵升听了一点也不恼，反而说：

“这一趟出来，回去在老爷跟前说话，我比你管用，老爷说让招呼着你，你以为是扶你上轿车下轿车啊，是让我管着你呢！”

“就你个贫嘴，管我做甚，我能跟上胡人去了漠北不成！”

“你要去了漠北倒好了，赶明儿，二哥出征打到漠北，你还能当个内应呢。”

慕青又要说什么，如桢说：

“二嫂不要跟他拌嘴了，升哥那张嘴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听他胡叨叨，还不如看路边的景致呢。”

此刻正走在一道高冈上，日头升高，天气热了。如桢脱下长袍，递过去，赵升接住搭在胳膊上。他努努嘴，让赵升搁到轿车上。二嫂瞧见了，探身接过长袍，挪挪屁股，坐到车篷外头。老张早就跳下辕角，在一旁行走。

远处又是一道高冈，边墙从坡下蜿蜒而上。快到冈顶，是一个墩台，过了墩台又落下去不见了。坡上，一片灰黄，几丛墨绿。蓝天下白云飘过，看去十分旷远。天上一只老鹰，盘旋着，寻觅着，像是要冲下来。如桢正要喊快看，那老鹰冲到地面，翅子一扇，又蹿到半空。就在飞起的一刹那，爪子擒了个什么活物还在挣扎。慕青和赵升也都看见了，一个说是兔子，一个说是黄鼬。慕青问三弟，看见的是什么，如桢说不像是兔子，兔子不会那么小。慕青有些失望，嗔怪道：

“你整天念书，眼睛都不好使了，这么远哪能看得清，我说兔子就是兔子！”

“我看像是黄鼬。”

“赵升你说呢？”

“我看也不是兔子。”

“我说是，就是的！”

“二嫂子，别嘴硬，前两年我常随老爷出去打猎，是黄鼬还是兔子，一睃就看出来了。这是离得远，近上几步，是公是母都能看出来。”

赵升给慕青，不叫二嫂而叫二嫂子，重音落在嫂字上，听来有些轻佻。嘴上是在争辩，神情却分明是在讨好。

家丁们都愿意跟慕青套近乎，过门没多久，如桢就感觉到了。

同样是套近乎，各人的方式不同，年纪大的多是嘘寒问暖，关心体贴。年轻人多是



手脚勤快,细致周到。独有赵升例外,总要寻个理由拌拌嘴,有时还故意惹慕青生气。奇怪的是,那些嘘寒问暖的,手脚勤快的,慕青多半哼儿哈的,待理不理,偏是对这个跟她拌嘴,又惹她生气的,常是笑脸相迎,亲热应对,有时说上两句狠话,像是气恼了,看那神态,还是个喜欢。二嫂的这种态度,让如桢心里颇不舒畅。赵升也太放肆了,远远能辨出公母这种话,也敢说出口,若是父亲在这儿,吓死他也不敢吐一个字。

父亲杜国梁,是右卫城的协守佾,官不能说多大,一个沉默寡言,不说威风也就有了威风。家丁们都怵他,背后叫他木瓜将军。

也只是这么想了想,并没有多么在意,反倒是苍鹰搏击的情景,让他起了联句的冲动。

这些日子,卫学里的先生,正教他们对对子,猛背《千家诗》。让他们平日里留意,见了有诗意的事物,可以对一下。老鹰抓黄鼬,太没有诗意,该是苍鹰抓黄鼬,黄鼬也不好,还是兔子好,兔子也不好,该是野兔,野兔也不好,该是稚兔。苍鹰搏稚兔,像个诗句了。

下句想说他的马怎样迅疾行走,总也凑不成句子,而眼前的景物,旷野和黄沙,竟自个儿联成了句子,黄沙覆旷野。由不得叫道:

“成了!”

“什么成了?”赵升问。

“你懂个啥!”

如桢甚是不屑,腿一夹,白马猛一蹿,超过了轿车。刚刚坐回车篷里的慕青听见了,掀起轿帘问道:

“赵升不懂,看我懂不懂。”

二嫂这样说了,不回答不行了。如桢说他也是见景生情,想好这么个对子,不知通还是不通,请嫂子评判一下。随即说了对子:“苍鹰搏稚兔,黄沙覆旷野。”

慕青听了,放下轿帘,如桢以为二嫂不感兴趣,正要抖动缰绳往前赶去,只见二嫂挪到车篷外头,双腿悬空,坐在辕上。这样整个身子,就对着他了。

“这个对子嘛,意思是蛮好的,有动有静,有近有远,很有诗意,只是下句黄沙覆旷野,太顺了,再说,野字是仄声,跟前面的兔字相犯呢。”

“噢,二嫂也学过平仄对韵呀。”



“没来你们家那两年，跟上弟弟念书，先生没教过，是爹爹教的。”

“好二嫂，你就帮我改改，看怎么个好。”

“我看也不用大改，将黄沙与旷野调过来就行了。”

“苍鹰搏稚兔，旷野覆黄沙，好对子！”

“对对子，总要雅点儿。”

“是啊，总不能说老鹰抓个臭鼬子。”

他俩探究对对子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一旁的赵升全听见了。怎么对对子他不懂，见如桢话里带出个臭鼬子，知道是说老鹰抓黄鼬的事，立马有了话：

“三弟，刚才看到的，你说是苍鹰，我说不是，那玩意儿另有名堂，叫海东青。论抓兔子，抓黄鼬，海东青最毒，只要让它那鹞子眼瞄住了，就没个跑。海东青，多半是有主儿的。”

说话间，一行车马已转到土冈后面，赵升手指前方大喊：

“快看！”

只见不远处走过一个猎户，肩头上立着一只大鸟，那大鸟扭着脖子四周张望，不时倏地飞起，盘旋一圈，又落在猎户的肩上。赵升得意地说：

“看见了吧，那就是海东青。”

赵升这一招，让如桢由不得心生敬意。虽说他油嘴滑舌，懂的还真不少。想到郭先生前些日子教他们，说是五行八作，都是学问，花鸟鱼虫，大有讲究，真是一点不假。

海东青给赵升长了脸，他脚下也轻快许多，几步便赶上来，仍牵了缰绳，走在前面。离轿车近了，又勒住缰绳，稍停片刻，待轿车走出几丈开外，这才抖动缰绳往前走。如桢知道，这厮又要贫嘴了。

“我说三弟——”

果不其然！

“你们杜家多少年在边关，要名声有名声，要钱财有钱财。不说祖上了，就说眼下吧，老爷在右卫当个协守佥，官职不高，可连通判和守备，都得敬重。哪个来了，不是先去杜府拜谒呀。大哥如松才十九，已是卫尉，论军职，比千夫长还要高，将来不是参将，也是个游击。二哥如柏更绝，精明强悍，一入营就让周通判看中了，想招为女婿，是老爷看不上周通判的为人，不愿意结这门亲。你们杜家是世袭军户，你有舍人名头，一入营



就是小军官。你这身子骨也不单薄,老爷干吗让你进学念书,受那个罪呀?”

赵升说的周通判,是右卫的通判官周现。跟守备官平级,都是卫城的军事长官。

“升哥,这你就知道了,历来不论文武,还是要正途出身才好。你看春天来右卫巡检的杨博大人,顶多四十岁,已是都察院的右佥都御史,守备官那么大年纪,见了还得行礼。凭啥?就凭他是进士出身,一起步走的就在正途上。”

“杨大人来,我在守备衙门当值,见过一面。那架势,想来也是寒门出身,不念书混个功名,就没有前程。你的前程明摆着,窝在书房,真个是活受罪,不知道老爷的脑子是怎么想的。”

听了赵升的话,如桢似乎也动了感情。

“爹说如今是大明的天下,我们达人,不能再靠盘马弯弓扬名显身,还是要学汉人,走仕进的路子。”

“老爷是家主,我们是家丁,老爷是达将,我们是达兵。我在营里也有名分,一到上头来人,都要去营里应卯。达兵达将是个什么境况,我能不清楚吗?原先是大元的遗民,投了大明,人家看我们都是这个——”

赵升握住拳头,伸出小拇指,朝上戳戳。

如桢见了,淡然一笑。

“你呀,就会瞎说,前巷刘金事的儿子,多年前不是选了拔贡吗?”

“那是看他年纪大了,给了个名分,要是从军,早就是参将了。”

“别着急,我将来中了举,少不得当个官,到时候不忘你这张好嘴就是了。”

“三弟,你才十三,我都二十了,等你出息,当在四十,我都快半百了,还能享上你的福吗?我算过了,这辈子要混个人样,只有跟上如松大哥。三弟,不是我说丧气话,咱们达人,趁早别做当文官那个梦!”

前面轿车上,轿帘忽地掀开,露出二嫂半个脸,冲着赵升,尖声叫道:

“赵升,你个灰鬼!跟桢弟在一起,不说一句好话,还想跟上大哥混个人样,赶明儿我跟老爷说一下,派到厨房煨羊头,你就高兴啦!”

看出慕青像是真的生了气,赵升不敢回嘴。如桢没想到,他跟赵升说的话,二嫂全听见了,一时愣在马上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正愣怔着,慕青说:

“桢弟,过来坐在轿车里,别听赵升那灰鬼瞎叨叨!”



如桢平日也骑马,只是在校场上练习,像今日这样一走一个时辰,半年都没有过,早就觉得屁股蛋儿生疼,听二嫂这么一说,当即扭过身子要下来。赵升自知理亏,忙勒紧嚼子,扶少爷下马。老张已跳下车辕,站在一旁等候。

见如桢过来,慕青往里头挪挪。

如桢扶住辕杆,轻轻一纵,便坐了上去。见老张在跟前,没好意思往里钻,心说坐在车篷前头,悬着腿舒舒展展也怪美的。刚坐下,觉得袖子像是被车篷边上的刺儿挂住了,正要抬起来避开,一扭头,见是慕青嫂子在扯他的衣袖,还眨巴眨巴眼,点点下巴示意他进来。稍一犹豫,他还是扭转身子,双手撑起,身子一弓,钻进了车篷里。

车篷里有点儿暗,他的左胳膊紧着往里收,还是挨着了嫂子的右胳膊,太挤了,刚要说什么,嫂子已将轿帘卷了起来。

车篷里亮了许多。

外面正经过一片洼地,车道两旁,绿生生的,一蓬连着一蓬,有点像城外前几天去玩过的那条土壕。他知道,那荆棘叫马茹茹,秋天结红红的小果果,吃到嘴里甜甜的,不像沙棘果那样滋辣滋辣的酸。稍稍欠起身子,想看赵升在哪儿,眼光往后一瞟,就见赵升已经骑在马上,也看见了他,正朝他挤眉弄眼呢。忙落下屁股,转身坐好,这才发现,嫂子那粉扑扑的脸儿,正堵在眼前。往后靠靠,以为避开了眼前的粉脸,结果更糟,整个人都杵进了眼里。最扎眼的是那截脖颈,那么白净,又那么细嫩,往日不是没有见过,只是绝少这么近,这么直撅撅地戳在眼前。

此刻慕青也在看着小叔子,目光一交集,如桢忙苦下眼皮,这一来更不自在了。轿车里热,慕青早就脱了坎肩,解开了衫儿。听得赵升跟弟弟瞎胡说,一怒之下叫如桢上了轿车,情急之下也就忘了系上襟扣。如桢爬进车篷,要让开地儿,身子扭了几下,掩着的衣襟敞开了,露出兜肚。若系得紧点,纵然衣襟敞开,也能将胸前挡个严实,偏偏又不紧,大襟这边遮着看不见什么,偏襟那边扭到胳肢窝里,竟亮出了半个奶子。

如桢看去,噫,又白又光,像个扣着的细瓷碗儿,只瞥了一眼,顿时涨红了脸。慕青那边,未低头察看,一看如桢的脸色,就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。毕竟是结了婚的女人,倒也不慌不忙,伸手扯扯偏襟,又将大襟往这边掩掩,全严实了。这才莞尔一笑,说道:“桢弟,看你热的,还不快擦擦汗!”说着将手里捏着的汗巾递了过去。

趁如桢擦汗的空儿,慕青说: